



*Wei Yi Ren*  
所谓伊人

容儿◎著

作家出版社



所谓伊人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伊人/容儿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6

ISBN 7 - 5063 - 2977 - 8

I. 所… II. 容…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9030 号

## 所谓伊人

---

作者: 容 儿

责任编辑: 启 天

装帧设计: 孙希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乾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1/16

字数: 320 千

印张: 21

插页: 4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2977 - 8

定价: 2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所谓伊人

第一部

## 花开无声

生活中人有做梦的权利，却没有  
在梦中生活的权利。

Hua Kai Wu Sheng

# 1

## 梦

像个精灵，无声无息地来了……

那个男人在杂乱的人流中，回过头，就望见了岚；岚恰好回头也望见了她，逆着人流，岚焦急地挤过去。那边，她也挤过来，却在不远处，两人都停下了脚步。他就这么定定地望着岚，一动不动，眼睛里的灼痛滴着血。来来去去的人流一再冲撞着岚的身体，岚好像是湖面上的一块漂浮物，被狂风暴雨打得东摇西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慢慢走向岚。岚的脚上似坠了千斤，怎么也迈不动一步。他伸出右手，岚伸出了左手。岚的脸上变幻出一种毅然决然的凝重，拉着他冲出了人群。岚的泪洒在前襟上，飘到手上，打在胸口，到处都是杂沓的人群，到处都是！城市、乡村、车站……他们就这么一直跑，一直跑，没有方向。但岚心里知道，有一个地方一直在等着他们，那是他们的地方，就在那里。

迷迷糊糊感觉到身边的阿晖醒了，起床去了卫生间。岚翻了个

身，继续梦着。

潜意识里也知道该醒醒了！可就是怎么使劲儿也睁不开眼，伸出胳膊去寻找肌肤的温暖，却只抓到衣物纤维粗粗的纹路。岚费力地睁开眼，欠起身，抱住阿晖的脖子，喃喃地说着“不要走嘛，不要你走”。

阿晖费劲儿地拉开岚的手，轻言软语哄了她老半天，才从岚缠绕的手臂中挣脱出来，把岚放好在枕头上，帮她掖好了被子，走出门去。这样的早晨，总有一种奢靡的气氛，岚微笑着看着阿晖的背影，宽宽厚厚的肩膀，圆圆润润的轮廓，一种很踏实的温暖。

可就在阿晖转身关闭卧室门的一刹那，岚却清醒了！清醒得很突然，吓出一身冷汗。

岚不相信自己居然又梦见了那个男人！那个终于在梦里消失了两年的男人！可他又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而且第一次这么清晰！清晰得令岚恐惧！多少年来，岚第一次看清他的容貌，如此清晰！岚似耗尽了体力，瘫软在床上：“不可能！”岚自言自语道，惨白的脸上写满惊异。

阳光轻飘飘的，似空洞无物，遥远而又平静地投射在地板上。时光像空气一样凝滞着，或是流淌，既真实存在，又毫无意义。

飘忽走远的心事，恍惚在半空中荡着秋千。

岚还很清楚地记得华北平原上那座千年的古城，那条古老的街巷上那座惟一完整的四合院，青砖的地、青砖的墙、青砖的巷，青色的瓦片上翠莹莹的瓦松。窗户是那种老式的往外推支的木格窗，冬天起风的时候，窗棂上的白纸哗哗啦啦地响。晚上，月光轻笑着就坐进了屋里，一屋子都亮亮堂堂的。赶上雪夜，那时候的雪总是下得很大，很轻易就埋了脚踝。窗前那棵楝树，恣意地舒展着黑黑的、光秃秃的枝桠，在苍蓝色的天空中勾画出美妙的骨节。雪色穿墙透壁似的，可以随意满屋子清冽冽地明亮。

就是在那样一个雪夜，岚十岁光景吧，那个男人就随风潜入梦了。

岚梦见他站在一条花圃间的甬道上对着她笑，原本是灰蒙蒙的天，这一刻却一扫阴郁，阳光像他的笑容一样明媚而柔软地包裹了

她。这是岚记忆中最温暖的笑容，以至于她只记住了这笑容的温暖，却忽略了他的样貌。这些年虽然不断地梦见他，她也努力拼凑着自己的记忆，却始终只是一种感觉的拼凑，没有图像，没有形状，没有文字说明，就像一团雾、一个谜。是的，是一个谜！没听说过谁的梦可以一做二十年的，没听说过！扑朔迷离的现实世界，伴随着成长，每次回想起来都是杂乱无章，没轻没重的，反倒不如这个梦更清晰。似乎梦境和现实是完全被颠倒了，以至于许多年以来她以为梦更亲近些，而现实是别人的现实，遥远、不确定，甚至无所谓。是这个梦、这个梦里的男人伴着她长大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直到两年前这梦忽然消失。可今天，他回来了！带着阿晖的面容！

岚又一次想起那许许多多的梦。在梦里，她也是渐渐长大的，一如在白天的成长。他是看着她长大的，始终是那样一种令人眩惑的笑容。记得最清楚的是十几岁时上初中那会儿做的一个梦。春天，河道里的水很浅，满好看的鹅卵石，河岸上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河水淙淙的，声音很好听，阳光落满在水面上，反射出灿烂的光圈儿。听说，梦应该是没颜色的，可是那个梦的确是五彩缤纷的。岚踩着河水很陶醉。他捧了一大束野花，踩着河水走过来，还是那个一如阳光一样明媚的笑容，把花送给她，黄的、红的、白的，绿色的叶映衬着欲滴的娇艳！岚的心情也像花儿一样开放着，还带着花瓣乍裂的声响。

还有一次梦见发大水，淹没了城市、乡村、校园……岚在水里挣扎着伸出手，一个浪头打来，岚顺流而下。他站在一个水上漂着的房子里，木质框架结构，但无墙体遮蔽徒劳无益地想抓住岚，以致浪潮打湿了他的衣服、头发、脸。好不容易把岚拽了上来，两个人都湿漉漉的，对着傻笑。

太多了，没完没了的梦，没完没了的笑，阳光也就白天晚上地明亮着。

后来，岚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怦然心动！这是个很阳光的少年，笑起来总有一些阳光的味道。他叫张峰，是和岚一起长大的同学。岚总觉得他的笑容那么熟悉，那么亲切，或许就是梦里那个人，梦只不过是提早向她预示罢了，注定他和她会有些什么渊源，她只是这么猜想而已！然而，梦里那个人不再笑了，眼睛里的忧郁恨不得把



人淹没。他似乎只有这两种表情！要么阳光灿烂，要么痛不欲生，一直这样！许多年都这样！那张脸凝重得像一团湿气，更看不清了，只有那双无辜的、滴血的眼！

那一年，岚病了，莫名其妙失忆了，父母把她带回了西北，从此断了过去，历史变成了一片空白。一年后，岚陆陆续续想起一些过往的事儿，但不确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那个梦还在，一如既往地存在。岚想，梦中的她和紫陌红尘中的她或许根本就是两个人，各自在各自的时空里长大，并演绎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并行不悖着。梦是她情感的世界，现实是她生存的世界，一旦现实涉入了感情，梦就开始滴血了。人总是活在红尘中的，红尘中的岚寻找着梦中的世界，因为一个相似的笑容，岚结婚了，梦开始滴血。后来岚离婚了，梦又改变了初衷，一如既往地滴血。不过岚的血也开始失控了，以至于失血过多，昏厥过去。

岚的记忆总是跟雪连在一起的。一九九五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岚正坐在自己冷清的时装店里抱着一本书看得入迷。那时候岚除了正襟危坐在办公室做着工程师，业余还开了家时装店，可能是上大学时给一家时装厂做兼职设计做上了瘾，干脆挂牌卖起了自己的时装。星期天没什么事儿，也就过来看看，下大雪，也没人逛街，岚干脆放了店员的假。这时，有人进了店，却不走动，径直来到岚额前三尺处停住了。岚抬起头，看见一个很帅气的男人正怔怔地望着她。雪花大片大片砸在玻璃门上，而他眼神中的忧郁把窗外呼啸的风都快凝固了。

“还记得我吗？”那男人缓慢而沉重地说，好像准备开讲一部厚重的历史。

“我们认识吗？”岚刚挤出一丝礼貌的假笑戛然而止在了半空。

“真的想不起来了吗？”他一字一顿地说，伤感的声音透着一股绝望。岚不禁打了个寒颤。

“你是谁？”岚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询问。

然后，岚就看见两颗晶亮晶亮的泪珠，顺着他好看的脸庞滚落下来。岚突然就觉得心悸，无端生出几分惶恐。但她确实想不起来他是谁了，几乎在一瞬间她已翻阅、查询了所有记忆。现在，她也只好无



助地看着他“大珠小珠落玉盘”了。是啊，如果有玉盘，泪滴的声音一定清润动听。岚的思绪总是飘忽的，她听到雪片砸窗的声响，诧异得睁大了双眼。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背后多出一个人来，猛然一开口，岚惊了一跳。这个人显然比他年长许多、清瘦许多，“你是山岚吧？他是张峰啊！”

“张峰？”岚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像一瞬间又走进了那百年的老巷，阳光从云层外隔了世地照射在老旧斑驳的青砖墙上。高低不平的青砖地，郁郁葱葱的老树掩住了屋顶的瓦松，青色的瓦散发着青幽幽、灰蒙蒙、暗哑的寂静。隔世的尘埃把阳光折射得光怪陆离的，很恍惚，很虚幻。而他就站在那隔世的尘埃里，似跨越了千年的时光走进了这百年的街巷，婆婆的树影中，很暧昧地笑着。

十几年过去了，张峰俨然已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一棵挺拔的大树了，岚都得仰着头望他了，脸庞上再也找不出一点儿旧有的痕迹能和岚的记忆拼接重合，找不到了。

“他是专程来找你的！昨天上午领了结婚证，中午就找不到人了。我在火车站找到他，没办法就跟他来了。根据十几年前别人告诉他的地址，他居然找到了你家。你母亲说你在这儿，我们就来了。”那个人快言快语，一口气儿说了一大串儿，把岚说得愣愣的、傻傻的，岚瞪着一双迷茫呆滞的眼，一句话也说不出。

时间变得很空旷，还有满屋子活色生香的衣物陡然一片死寂。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敲得脆响。只有时间，只有时间在死寂里悄然滑行，轻飘飘地滑行。

“喂！你们——我们还没住下呢！”是啊！天黑下来了！该打烊了！岚忽然想起还约了朋友和丈夫吃晚饭，就说，“你们先住下，吃个晚饭，我晚一些来看你们。”

岚把他们送上出租车，跟司机交待了去哪家宾馆，然后就站在雪地里看着出租车发呆。出租车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渐渐走远。雪花大如鹅毛，飘洒在岚齐腰的秀发上。岚觉得脑袋怎么就突然不旋转了呢，一片空白。就像山梁上的积雪！太厚了！看来一时半会儿是化不

了了！

或许是天太冷，把脑袋冻僵了！应该喝杯酒清醒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流行“三八”线，男生女生从来是不搭界的。到现在为止，二十六年来，张峰和岚一共说过四句话，今天占去两句，那两句是什么不记得了，太久远了，有没有还不确定呢！当年离开开封时，岚也就十三岁吧。岚几乎已回忆不起来他究竟长什么样儿了，难道他真的一眼就认出了她？她没长大吗？糊涂了！真的糊涂了！难道他真的是梦中那个人吗？可是，岚现在怎么一点儿都找不到感觉了呢？

岚愣怔地看着身边谈笑风生的男男女女，酒店的屋顶都快被他们的快乐撑爆了。觥筹交错之间，岚恍惚进入了梦里，现实怎么就那么不真实呢？像是虚构出来的谁的故事，如此而已。

岚悄悄对丈夫说，有点儿事儿先走一步，晚点儿她会自己回家。

匆匆赶到那家宾馆，宾馆冰冷、空寂的玻璃门把她从梦幻中拉了回来。这的确不是什么梦，而是现实！她曾经暗自喜欢过的男孩子，也曾经喜欢过她，而且一直在喜欢她！

宾馆房间里的灯光永远透着一种暧昧，就像烛光晚餐总是给人一种温柔的诱惑，而酒吧总是给人以不自觉的放纵，无怪乎人们约会总是精挑细选地点了，炮制情调也得先有点儿前提条件吧，想要吃果子也得先找着树啊。

昏黄的灯影里，岚看见张峰眸子里清亮的凄美、蚀骨的凄美。

岚曾经幻想过有这么一天。只不过不是他等她，而是她等他。她应该穿一袭性感的酒红色蕾丝睡衣，等他进了门来，岚就把门锁死，然后拥吻他，吻得他透不过气来。幻想中的那个他是那个拥有阳光一样明媚笑容的他，却不是眼前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眼前的张峰是一个来自和岚一样的世界的人，那个现实、真实得让人怀疑的世界！

他缓缓走向坐在沙发上的岚。空气稀薄得像张脆纸，一步一行之间，岚听到空气在断裂。他在岚腿边蹲了下来，轻轻握住岚的手，一双深情而忧郁的眸子盯着岚茫然而无知的脸，好像要看穿她似的。岚

觉得身上的衣服都在断裂了。

“跟我走吧！我们去上海，我们在那里安家。我去工作，你在家当作家，你不是很喜欢看书写东西吗？你就做你想做的事儿，我来养活我们，好不好？”

不好啊！梦就是梦，现实就是现实，就像白天不会真的懂夜的黑，就像月把影子投在了水面，但月亮还是在天上，水还是在地面上啊！他们有千尺万尺的距离，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可是，在刹那间，岚又觉得他就是那个一直在等着她、爱着她，而她也深深爱着、并赖以存活的梦中人！

“不行！你看，我结婚了，你也结婚了，我们的责任才刚刚开始呢！”岚虚弱地说。

“我一直很爱很爱你，很爱！你还看不出来吗？”他的眼睛里阴云密布。

“我也喜欢过你，你知道吗？”岚幽幽地说，“只是我们太遥远了，远得看不见对方存在了。”岚好像看到了他年少时的笑容，阳光一样的笑容。岚的记忆固执地只停留在他十三岁时的笑容，而其他的一切对她来讲，都陌生得让人心痛！

“跟我走吧！我会给你幸福，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我会保护你，爱你，一生一世！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永远都不分开！好不好？”他扼紧了岚的手，岚听到自己的骨节也断裂了！

“不好。”岚听到自己的声音轻飘飘的，软软的，力气尽失，像水面的浮萍，风一吹就会漂走，无影无踪。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好不好？”他焦灼、热烈、痛苦不堪的声音一寸一寸传至岚的肌肤，岚听到心脏也在断裂。

“我们从来就没开始过啊！”就像激情跌宕过后席卷而来的疲惫，如水漫过头顶，不会游泳的岚只有下沉，一直下沉，沉到底，再浮起来。

或许这就是开始，也是结束，一种很现实很现实的结束。有些事情一开始就死了，开始就等于结束，就像窗外飘着的大雪，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和记忆中的一样，只是这城市灯火通明，高楼林立，你再也看不到瓦檐儿下的冰凌了！

“回去吧！回家！”最后一瓣心脏摔落在粗硬的地毯上，岚感觉到

手背上重重砸下两滴泪，然后又是两滴，又两滴。就像小时候岚最喜欢看的、屋檐下成串儿的雨，很重很重地在青砖地上砸出一排排的水花儿，年深日久，屋檐下的砖面上就有了一排整齐的小坑。岚每次看雨就会想流泪，总认为那是神悲天悯人的一种情绪宣泄，而岚抗拒流泪。既然人来世上就是为接受苦难来的，那么人还有什么资格悲悯自己呢？悲悯别人的人，在岚看来，都是些具有神性的人，人的异类。所以，那天，岚的两滴泪，一直在眼眶里，直到现在也没有落下来。

两年后，岚离婚了，恰因事滞留在张峰所在的城市，也是岚曾经生长过的地方。迂回辗转找到了他的电话。在夏日的午后，岚又一次见到张峰。

乳白色棉质上衣，浅色棉质休闲裤，很清爽的样子，张峰站在十字路口转盘处，冲着岚笑。一瞬间时空的错位，岚误以为他就是那个梦中的男人了。笑容！淹没一切的笑容！惟一的微笑！

岚静静走在他的身旁，静静的河堤上，岚看见好多年前就横亘在水面上的那棵柳树仍旧一如既往横亘在水面上，柳条划拨着一道又一道水纹，芦苇荡里那些高傲丰满的苇絮依旧迎风招扬。时光好像在倒流，岚依稀看到自己年少时叮当作响的笑声，敲得空气吱嘎摇晃。

“还好吧？”他问。

“还好！”从跑神儿的地方撤出身来，岚感觉自己的声音像这黏热的空气一样失去了质感，变得黏稠、混浊、不明朗。岚突然想笑，就笑了，笑得肩膀抖动着空气掀起了波浪。

“怎么了？”

“你看，生活就像是一出戏，而且只有几句台词：我爱你，我恨你，对不起，谢谢，再见，还好吧，还好。多简单啊！”

“是啊，是啊！”张峰也笑了，很灿烂。

“你还好吧？”岚笑问。

“还好。”张峰笑着答。

“有孩子了吧？”“有了，男孩儿，一岁了。”

“很淘吧？”“是啊，累啊！”

“我离婚了。”岚转过身，看着已停下脚步、笑容突然僵硬在脸上的张峰。



“为什么？”许久，他问。

“没什么，缘分完了。”岚轻描淡写的，好像理所当然。

“你要我怎么办？”他急促地呼吸，窘迫着一张俊脸。

岚“扑哧”乐了，“你能怎么办？那是我的事儿，本就与你无干啊！况且，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

岚确信那段不长不短的婚姻是自己的原罪，是她必得偿还，必得经历的，谁也解救不了她。

热热的风吹起岚杏黄色的长纱裙，剪短的头发像男孩子一样短，淘气地在风中舞蹈，白色的衬衣，把她的笑容渲染得既明媚又生动。谁也没有理由说她不快乐！可是她真的不快乐！因为她的梦再也不是阳光的颜色了！

梦里，他的眼睛永远都是滴着血的，而她总是燃着火的。梦里，她离婚了，而他结婚了，世事无常，不跟趟儿啊！岚冲动、疯狂、绝望地爱着他。他无助、无依、惨痛地爱着岚。他们总是这么对望着，对望着，似乎要把对方吞进肚子里才肯罢休。

早晨明明醒了，岚就是不愿睁开眼，非得由着性子去编造一个拥抱作为结局，直到圆满了才肯睁开眼。岚渴望在梦中沉沦，坚定地万劫不复，但她永远不知道他何时会来，只知道他何时会走。当阳光撕开夜幕，他就倏忽不见，徒留岚一个人在世界的另一端以泪洗面。残忍！残忍是梦的惟一特点！

可是，有一天，他走了，再没回来。他和上一世纪的阳光一起遗落在了一九九九年，遗落在了时间的另一端。岚的生活突然出现了断层，空洞且无一物可念的生活令她惶惑不安。严格意义上的失重感使她丧失了对事物的正常判断。那一年，她只身来到了北京，那一年她自杀进了医院……

冥冥之中，或许真的有一只手在操控着一切，她不知道自己来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去的方向。历史不可逆转地一路前行，把过去远远地抛掷在后面。

秋日的午后，阳光慵慵懒懒洒进落地的玻璃窗，却没有想象的温暖。岚也慵慵懒懒敲打着电脑键盘，打发着这大段荒芜着的时间。时间就是用来被浪费的，现代人有的是时间。

网络是现代人圆梦的地方。在一个虚拟的、可翻转千百度的空间，人们寻找着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像寻找婚外情，网络提供给你一万种选择的权利，而生活只给你一种。这就是科学的进步。科学的极大发展促使脆弱的道德回归本性的自在，即使是一条狗也可以脱了那张毛皮宣讲人格宣言。人们大胆地说谎，郑重地撒欢，放纵地发言。就像思想空虚者搞文学，精神空虚者搞哲学，而性无能者搞女人一样，人们没有什么追求什么。纷繁芜杂的生活让他们失去了可以感知的感官，或许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吧！太多的自然规律就潜藏在皮肤底下，在你张扬所谓感性的时候，理性的光辉就消失了，一切脉络在你身上清晰可见，丑陋却真实地彰显。

岚原本也真实过的，很真实。想必岚的大学同学也还记得她的成人宣言。岚曾经在众目睽睽下宣布自己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那神情坚定、执著、志在必得。那时，岚的容颜和春花一样娇艳，说出口的话带着醉人的芳香，多平凡、多平庸、多简单的一个愿望啊！但，梦想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没有实现的可能！现实和梦想交迭，却没有空间。岚发现自己忙碌且繁荣着的生活，其实很空洞，她就像游走在这个世界的一种浮游生物。而游走的那个她，并不是本真的她，只是一具按生命年轮生长着的物质的躯体。

“一场游戏一场梦”，说的就是岚！让一个莫须有的梦操纵着游戏了多少年，让岚也恨了多少年。可是梦走了，这个世界也就只剩下游戏了，再多的游戏也与岚毫不相干了。兢兢业业恪守自己在这世上的职责和本分，忙忙碌碌地，忘记了欢笑，也忘记了忧伤。唉！这个世界大家都这样！谁都没有主张，谁都没有方向！充其量，人生也不过是好梦一场！所以，谁都无所谓什么主张，也无所谓什么方向！

聊天室里和岚说着话的人，和岚一样，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走在这个世界的生物。和岚一样，无聊且无奈地用硬冷的键盘编造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故事，发泄着过剩的、说不清又道不明的激情和欲望。太多含混不清的欲望积聚在身体内，最后却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喷涌，那就是性。于是，毫无生气的屏幕上，格式化的文字中，到处流淌着湿漉漉的、性的味道。

“可以做吗？”屏幕上显示。

“可以，一次两千五，不过夜，不讲价。”岚不怀好意地敲打着键盘。

什么叫偶然？就是蓄谋已久的十种必然碰撞在一起产生的一个暧昧字眼。什么叫必然？十种偶然凑在一起就是必然，这个世界的逻辑就是这么混乱。

“可以，你的电话。”屏幕上又显示。

众多的谎言当中这一例朴实、简洁、明了的语言激发出岚的邪念，是啊，生活太平淡！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问，只是岚第一次这么回答。事后岚经常想这件事，不得不相信命。鬼使神差做的一件小事往往预示着不同寻常的大事件将要上演。

其实如果没有那灵光一现留了电话，就不会听到阿晖的声音，也就不会有任何故事发生了。人的声音是有质感的，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有历经沧桑的暗哑，有金属刮水泥地板的刺耳，有极富张力的磁性……每个人都不一样，三十岁了，经历了无数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之后，经历了东南西北的辗转，岚能够迅速分辨、判断、评价别人的声音，并本能地挑拣出他的缺陷。岚喜欢带有声音的味道，对坚硬的声音极度反感，就像别的女人会挑剔男人的样貌一样，岚挑剔男人的声音。

阿晖的发音部位稍稍靠前，少了些浑厚和震荡的磁性，多了些发育不成熟的尖锐。但这个声音响起时，岚却想凭空抓住这个声音，急切地想挽留住这个声音，迫不及待想触摸到这个声音！阳光这时很温暖地照射在岚身上，阳光里飘浮着金色的尘埃。

终于要见到阿晖时，岚却胆怯了，就像上小学时，每次老师提问，岚都会颤抖得站不稳当。每次岚都把一条腿搁在板凳上，仔细掩藏好胆怯和慌乱，再语无伦次地回答。现在，岚不得不摇摇摆摆地走向他。

岚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把见面的地点选在邻近的医院门口。黑暗中，他就站在花圃的甬道上，和她十岁时那个梦如此相像！

一千年的时光就这么无声无息地从他们中间流过去了，流过去……那脸庞那身材那表情，一如往昔，那么熟悉，那么亲近，从岚消失已久的记忆中走来。岚似遭遇了电击，一时失语。

懵懵懂懂地上了他的车，直奔东三环驶去。可能是岚的颤栗传染了金属的车体，车子一路前行，一路颤栗。岚的脸庞肌肉僵硬，笑容和语音也是一律颤栗。

这是一家小阁楼式的客家菜馆，装饰简陋，青砖墙，原木家具，粗糙的楼梯也是整根原木，节疤清晰，任凭客人和服务员咚咚咚地上上下下、跑来跑去，阁楼上的顶梁很低，不过一米五的高度，通向厨房的门脸儿是一块印染的蓝花布，多少有了些农家的淳朴和亲切。

黄酒是烫过的，和这里的人气一样热气腾腾的。酒未过三巡，阿晖告诉岚，他不是单身，只是太太在国外读书。岚想她笑了，而且一定很明媚。心里却有一把锋利的小刀在游走，不露痕迹。

“酒不醉人人自醉”吧，几杯黄酒下肚之后，岚就站立不稳了。从卫生间出来，准备坐回座位时头就撞了顶梁，岚不好意思地揉着头笑了。他一把揽住了岚的腰，岚就跌坐在他身边的长板凳上了。或许他醉得更多些吧？他的脸好红啊！他深深地望住她，深深地望，满眼都是热腾腾的火。火星溅到岚身上，岚胃里的酒开始燃烧，火苗蹿上岚的脸，红通通的，冒着热气，她已看不清他的脸，她只看到他那双久违的眼睛和那久违的撼动。

后来，岚看到黑色绵长的路好像无限制地在向前延展。路灯投下一束束奇怪的、弯曲向前的光晕，好像是在一艘船上，船正无声无息地滑进黑色的、漫无边际的大海。阿晖就在她的身旁，像一个船长，只是他也找不到方向，满脸迷惑。

夜凉如水，路随天行。空旷的原野因夜而深远，微弱的灯光像山峦上的薄暮，渗透了千年万载之后飘荡在车窗外。他们滑翔在通向天际的路，路灯为他们指引着方向。其实就算是方向偏离岚也不会在意，天堂也好，地狱也罢，那又能怎么样？

“我送你回家吧。”岚听到他的肯定里分明有一声叹息。

“不！陪我看黎明吧！我有很久没看见过黎明了！”岚抓住他的手，他的手好温暖啊！眼泪莫名其妙落了下来。

阿晖怜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轻轻叹了口气，把她拥到了怀里，她的脸触到了他颈子的温暖，一个男人的温暖，一个她爱着的男人的温暖，她等待了一生的温暖！她的泪濡湿了他的衣领，那一刻她才知

道她已等了他千年！等得太久，她已然忘却了来路。他柔软而灼烫的唇吻住了她已焦渴了千年的唇，那旷世的眩晕又让她醉了千年。

晨曦被她的泪浸透了，变得剔透而饱满。

在一刹那间，岚看懂了自己的命运，看到了自己坚强的外表下却是不堪一击的脆弱！她知道自己的爱情终究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却懒得思想，懒得躲避，像一只呆蛾子，一往情深地扑向毁灭她的火。

天亮时分说分手，他却拿出一沓钱来说：“这是两千五，你拿着。”

岚一脸惊愕。好梦降下帷幕，时间到这里颓然凝固。

“你不是说要去旅行吗？这钱是给我买礼物的。”阿晖辩白说。

“礼物会有的！你又没跟我怎么样，我干吗要你的钱？”梦幻般的爱情在现实中惊醒后嘲弄着岚的尊严。岚冷笑着面对自己的怯懦，她却不能够指责他什么。金钱算什么？可今天她才明白，金钱和尊严是对等的。老天既然让她与他重逢，却为什么又安排这样一种方式呢？为什么？为了惩罚她没有坚持等待吗？

这一天，在岚的记忆里如此漫长，就像《荷马史诗》里冗长、晦涩的句子，岚看不懂，至今看不懂，只有一再惶惑，就像走在望不到边的荒原或黄沙漫天的沙漠！

岚却在第二天下午开会的时候接到了阿晖的电话。

“丫头，你在干什么？”清清凌凌的声音像蛇一样爬过岚的肌肤，岚觉得自己的骨头都要酥软了，快乐的血液上下左右在体内冲撞着，许多人看见岚蝴蝶一样飞出了会议室。走廊里，岚倚墙站着，支撑住将要倒塌的身体。而她的声音是如此甜美，好像不是发自她的身体似的，如山泉欢快地流过石缝，千柔百媚扭动着腰肢，轻笑着，婉转着，流淌着，跌进一个逶迤绚丽的湖泊。

或许她错了，或许她没错，她必得告诉自己，她比别人爱得更深更多，才可以原谅自己终于做了一个破坏别人婚姻的第三者。或许她并没有做什么第三者，她并没见过他的太太，也没听他再说起过，就像根本不存在似的。是不是他在试探自己呢？其实有，或者没有，又